

中国新文学社团、流派丛书

湖畔诗社评论资料选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中国新文学社团、流派丛书 钱谷融主编

湖畔诗社评论资料选

王训昭选编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中国新文学社团、流派丛书

湖畔诗社评论资料选

钱谷融 主编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上海中山北路 3663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吴县装璜印刷二厂厂印刷

开本: 850 × 1168 1/32 印张: 10.75 字数: 280千字

1986年12月第一版 1986年12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1500本

统一书号: 10135·038 定价: 1.90元

《中国新文学社团、流派丛书》

编辑凡例

一、五四以来的现代文学史上，出现过各种新文学的社团和流派，它们各有其特点，并且互相竞争，互相消长，从而形成了新文学的历史进程。为了反映出新文学这种丰富多样的面貌，显示出它的发展线索，我们特编辑这套丛书，以应科研和教学工作需要。

二、本丛书将按社团、流派出现前后，编选它们的代表性作品及与其有关的评论文章，陆续出版。每一个社团或流派，各编一本作品选，一本评论选。在每一选本前，均有一篇序言，作简要的评述。编选和评述，都将努力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以忠实地体现新文学史上的客观情况。

三、每一种社团或流派专书，有一书名和一副题。书名意在体现该社团或流派的特点、倾向或所产生的影响，副题或标明社团名称，或写出同人刊物名称，或指出作家所在地域，等。

四、每一种社团或流派专书分两册。作品选主要收有代表性的短篇作品，适当收入长篇小说、长诗和多幕剧的一部分。作品选内作品的编排，一律按体裁分类；每一类的编排，则依作品发表的先后为序。评论选与同一专书的作品选相应。主要收入对该派作家作品的评介文章，编排上也以文章发表先后为序。所收文章，以解放前发表的为主，并尽可能多收该社团或流派形成之初的有关评介；也适当收解放后的评论。

无论作品还是评介文章，都选自最初发表的报刊和集子，以

显示其原貌。

五、本丛书每一专书的具体编选工作由本研究室成员分别承担。

华东师范大学现代文学研究室

一九八四年七月

序

钱 谷 融

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工作，近年来取得了很好的成绩，无论在研究的广度上、深度上，都比过去有了很大的进展，这是很令人高兴的。同时，随着研究工作的日益开展与深入，也产生了许多新的问题，引起了一些新的不同意见的争论；这不但是很自然的，而且、也同样应该是值得我们高兴的。因为，在科学研究领域里，不同意见的争论总是会有的，也只有通过不同意见的争论，我们的研究才能更加深入，才有可能取得更进一步的成就。因而我们尽可不必急于强求统一。不过，为了使我们的争论能够更有价值，更能推动我们研究工作的发展，我觉得，我们首先必须对自己的研究对象本身有一个尽可能详尽的全面的了解，如果所见不全，就容易各执一端，大家说不到一块儿，这样的争论也就很难对我们的研究工作起到多大的真正推动作用。因而，资料建设工作，为研究工作者提供尽可能详尽的各种有关资料，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必须首先予以解决的任务了。

固然，我们也知道，在社会科学领域里，研究者往往很难保持完全的客观态度，一旦你开始把各种事实和材料归集拢来，主观的选择标准就会不知不觉地左右你的思路。特别象现代文学这样一种复杂的社会历史现象，不同的研究者即使对它都已有了尽可能详尽的全面的了解，即使面对的是同样的材料，还是可以从各种不同的角度，对它进行各种不同的观察，从而得出各种不同

的结论来的。不过，归根到底，对事物的认识，对事物所作的主观解释，总是必须符合事物的客观真相的。我们应该相信，一切已经发生过的事实，一切存在的现象，都有某种大体上确定的面貌，只有根据这种面貌才能判断我们对它的描绘是否真实，对它的认识是否正确。由于各种条件的限制，个人往往并不能一下子看清这种面貌，他会漏过一些重要的细节，甚至得出某种歪曲的印象。但是，只要这些历史事实、历史现象不被遗忘或埋没，后起的探求者终将逐渐弥补上前人的疏漏，修正或者更新既成的解释，直至认清它们的真相。所以，那种相对主义的认识态度并不可取，尊重事实仍然是求得正确解释的前提。不妨举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当我们获得一位诗人的创作日记的时候，对我们理解他的创作意图，不是就多了一种依据，就会有很大的帮助吗？

面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现状，似乎更应该强调这一点。建国以来，我们在研究五四新文学，尤其是鲁迅作品方面取得了相当的进展，从五十年代初第一本新文学史稿问世，研究者们陆续写出了许多部文学史和研究著作，从报刊上更可以读到成千上万的评论文章。但是，和如此规模的研究活动相比，我们对现代文学具体现象的了解，也许鲁迅除外，却似乎明显不够了。良友图书公司早在三十年代就出版了第一个十年的新文学大系，可直到将近半个世纪以后，才有可能来编选第二个十年的大系。象这样已经有人开头的工作尚且如此，其他方面更可想而知了。今天的许多研究者都看得很清楚，现代文学领域里还有许多块沉睡的处女地，有人甚至指出，就是对整个一段文学历史的评价也有不少偏颇粗疏的地方。这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否也在于我们对现代文学的丰富内容还缺乏充分的了解呢？就象画一张地形图，倘连许多具体的数据都掌握不全，那又怎么能画得准确？当然，造成这种现象是有许多历史原因的，在过去的年代里，不断泛滥的极左思潮根本就不允许我们尊重事实。但是，在实事求是的旗帜

当那种肆意删削和篡改史实的作风遭到严厉谴责的时候，难道不正应该尽快让事实站出来作证吗？正是怀着这样的心情，我们承担了编选这套六十余册的《中国新文学社团流派丛书》的工作。

相当长一个时期以来，在现代文学研究领域里，“流派”似乎常是一个遭受冷遇的字眼。连“浪漫主义”都一度成为作家们急于躲避的不祥之物，谁还能仔细去探讨新文学在风格流派上的复杂表现呢？当人们把关心文学的多样性看作是对现实主义传统的一种背离的时候，就自然只有把新文学削剪成一根光秃秃的树枝，才足以突出地显示它的主导倾向了。但是，一个时代的文学毕竟是这一时代所有作家的个人创造物的总和，在实际生活中人们不可能按照同一条轨道去思想，文学又怎么可能出现创作倾向上的纯然一致呢？相反，艺术也正和大自然中的植物一样，越是枝繁叶茂，越表明它的旺盛生机。如果说每个时代的文学都有自己的主流，它却是一种远比表现风格更加深入的东西，它象血液那样渗进作家的心灵，他们的创作激情越是丰富多样，反越显出这血液的活力。单从一条笔直的人工渠道，你能看出水流的自然方向么？唯有亲临那种弯汊密布，岔道众多的大江，你才能真正领略到主潮的那种挟裹一切的威势。所以，要真正掌握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道路，离不开对各种流派现象的深入分析。从二十年代到四十年代，中国文坛上曾经出现过许多面貌不同、风格互异的作家，而我们无论从那些直面悲惨现实的作家身上，还是从那些向主观感情索取支持的作家身上，甚至从那些扭过脸去，向往昔岁月寻找安慰的作家身上，都可以不同程度地感觉到对黑暗现实的深切愤懑和对人民苦难的认真关注。我们不正是通过这一事实，才更加认识到现实主义文学的威力，才格外懂得了鲁迅传统的深远影响吗？

当然，重视对流派的研究是一回事，怎样理解流派又是一回事。各种文学辞典为我们提供了不少定义，一些研究者也曾就新文学的流派问题发表过很好的意见。但我想，任何时代和任何民族的文学都包含着各种复杂的现象，其实是很难用某个定义去概

括它的。中国现代文学的境遇又那样严酷，即使是建立文学社团吧，二十年代的作家在这方面还比较自由，可一到抗战爆发，连年战乱，许多人连一张书桌都无处安放，还哪里谈得上结社组团？严峻的历史注定中国现代文学的流派萌芽只能以相当曲折的方式缓慢发展，我们恐怕就更不能套用那种严格的定义去苛求它们。只要在文学主张或者表现风格上大体类似，而又自觉追求这种相似，甚至仅仅意识到这种相似的作家，都不妨被看作是一个类似流派的群体，都可以在我们的书目中占有一个位置。实在说来，我们并无意用这些文学现象去支持某个关于流派的定义，而是借用它来标示中国现代文学的丰富内容。既然流派并不仅仅是一个形式意义上的名词，我们从社团和流派这个角度入手，是不是也能够较为清晰地梳理出新文学的真实的发展线索来呢？

一九八四年十月二十日

前 言

1922年湖畔诗社成立后，相继出版了《湖畔》、《蕙的风》、《春的歌集》等诗集，在当时的文艺界引起了热烈的反响。许多有名望的文学家发表了支持和鼓励的意见，也有不少青年写了肯定或否定的文章。在此以后的六十年中，新诗爱好者也曾有一些评论，特别是近几年，文艺界真正贯彻了双百方针，各种文艺流派的研究得到了重视，因而湖畔诗社诗作的研究也取得了新的成果，出现了不少好的评论文章。此外，诗人们自己也有一些有关书信和文章。为了给研究者提供方便，我们在六十多年来的评论文章和“湖畔诗社”诗人的文章、书信中，选择一部分编成这个集子。

本集分成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是1922年至1924年间的评论文章和鲁迅的几段有关谈话摘录，共七十三篇，这是集子的主体部分。评论选，按照本丛书的编选原则只选该社团同时期的评论文章，但是湖畔诗社的情况较为特殊，同时期（1922年至1924年）的评论文章不多，如只限于此，内容较为单薄，所以适当选了1925年以后的评论文章。这些文章按逻辑顺序和时间顺序相结合的方法进行编排。选文时，尽量选取有代表性的文章，也注意选取不同观点的文章。第二部分，是诗人自己谈创作的文章、书信。这部分由于有些诗人去世较早，加上长期处于战火纷飞的年代，他们所写的文章、书信不多，所以能收入的也只是少数几篇。

为了研究的方便，我们姑且把有关的评论文章分为：1922年至1925年、1925年至1949年、1949年至1976年、1976年至1984年这样

几个阶段加以简述，分法不尽科学，但略略可以看到各阶段对湖畔诗社诗作的研究情况，看到湖畔诗社诗作的历史反响。

1922年至1925年的评论文章，选了十九篇。最早对湖畔诗社诗作给予评价的，是著名的文学家朱自清。他的一篇《谈〈湖畔〉诗集》，发表于《湖畔》诗集出版后的一个月。文章对湖畔诗社诗人们的诗风、题材等方面作了精辟的分析，并概括了每个诗人诗作的特点。他说潘漠华的诗“稳练、缜密”，汪静之的诗“平正”，冯雪峰的诗“自然、流利”，应修人的诗“轻倩、真朴”等，也诚恳地指出了他们的诗艺术上有时不免“粗疏与松散”“纤巧与浮浅”的毛病。朱自清在这篇文章中的立论，常常被后人引用并加以发挥。继后，旭光的《读了〈湖畔〉以后》，冯文炳的《〈湖畔〉》等，都基本上是肯定、赞扬《湖畔》诗集的。

汪静之的《蕙的风》是1922年8月出版的，在这个版本中，有朱自清、胡适、刘延陵三人的三篇序言。这三篇序言都是满腔热情地给予肯定的。朱自清讲《蕙的风》是“美与爱”的文学，不是“血和泪”的文学，是“赞颂与咏叹”的文学，不是“呼吁与诅咒”的文学。它所咏歌的又只是质直单纯的恋爱，而非缠绵委曲的恋爱。胡适在《序》中说，《蕙的风》在诗体大“解放”方面，比同时的诗人“彻底的多”，在艺术上也是“逐渐进步”的。他说汪静之的诗，是从“浅入而浅出”到“深入而深入”再到“深入而浅出”的。刘延陵在《序》中批评了那些看到描写自然之作，就唤之为“风云月露山光水色”，看见叙述爱情之诗，即称之为“春花秋月哥哥妹妹”的滥调，从而肯定了《蕙的风》。这些评论，都比较实事求是，能为广大读者所接受。

然而，当时东南大学的一个名叫胡梦华的学生，却在《读了〈蕙的风〉以后》一文中，表示截然不同的看法，成为彻底否定《蕙的风》诗集的第一篇文章。他情绪激烈地把《蕙的风》中的诗分为三类，即堕落的，纤巧的，性灵的。他象个封建遗少那样责骂这个诗集“不道德”，和鸳鸯蝴蝶派同属一类，是故意公布自己“兽性的冲动”，“提倡淫业”等等。这篇文章发表后，引起了文艺界一场规模不大，但很

激烈的论争。章鸿熙(即章衣萍)在1922年10月30日《民国日报·觉悟》上发表了《〈蕙的风〉与道德问题》一文,对胡梦华文章的观点表示强烈的反对。他指出“肉欲”和“兽性冲动”或不正确的发达“肉欲”和“兽性冲动”才是坏事。他明确地讲,恋爱是道德的,娶小老婆是不道德的;诗是一件事,道德又是一件事;并且举出了被胡梦华称之为“正宗”诗的《国风》中的几首来反击其自相矛盾。同时,于守璐发表《与胡梦华讨论新诗》一文,文章就胡梦华批评《蕙的风》的某些观点如“轻薄”、“未能领略自然之美”、“未能模仿古人”等,进行了逐个分析与批评。伟大的文学家鲁迅先生也参加了这场论争,写了《反对含泪的批评家》一文,反对胡梦华对《蕙的风》的错误观点,支持了章鸿熙对胡梦华文章的批评,并指出胡梦华《悲哀的青年》一文中所谈的问题是对《蕙的风》的曲解。此后,胡梦华虽还有辩护的文字,但已失去了起初的那种气势了。这一段时间,“湖畔”诗社诗作最多,反响最大,论争激烈,可以说是“湖畔”诗社的兴盛时期。从评论看:文章虽不是最多,但对“湖畔”诗社诗作已定下了基调——在社会作用上,是“反封建”的;在艺术上,是“清新活泼、真挚自然”的;形式与内容也是“彻底解放”和谐统一的。但还比较“幼稚、粗糙”。这种评论,我以为非常确切。

1925年到1949年,评论文章的数量少多了,但颇能引起研究者的注意。1930年,沈从文的《论汪静之的〈蕙的风〉》,把《蕙的风》同胡适、周作人、沈玄庐、刘大白等人的诗相比,说后者的诗“还是模仿”“仍然保留着绅士气习的同情观念”,而《蕙的风》“如虹彩照耀于一短时期国内文坛”,“所能引出的骚扰,由青年人看来,是较之陈独秀的政治上的论文还大”!这些话都是很有分量的。朱自清1936年写《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时讲“中国缺少情诗,坦率的告白恋爱者绝少,为爱情而歌咏爱情的更是没有,……真正专心致志做情诗的是湖畔的四个年轻人”。这一段精辟的评价,实际上指出了湖畔诗社的诗人是“五四”以来中国情诗的开拓者。但是,在这

一段时间里，人们对湖畔诗社的诗作总是关注得少了，评论得少了。原因是这二十几年处于革命战争的年代，诗人们把主要的精力都集中到战争方面去了。那时，许多诗人、文学家投笔请缨，投身于革命洪流之中。湖畔诗社的诗人应修人、潘漠华、冯雪峰等在一九二五年后，也都先后参加革命，连专心致志写爱情诗的汪静之，也受到革命思潮的影响，从此不写爱情诗而写革命斗争的诗了。充满着甜蜜、清香的湖畔诗人的诗作，尽管是反封建的，但对于这时的革命者来说，如果再以写这样内容的情诗来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就远不如亲身参加斗争更加有力；同时，他们也没有时间、没有闲情雅趣来专门写这样的爱情诗了。因此，湖畔诗人的那些诗作，这时似乎有点不合时宜，已失去原先那样大的积极意义了。在这段时间里，人们要的是爱国主义和有关战争生活的诗篇，评论最多的是那些激昂悲壮，气势雄伟，能鼓舞人们，打击敌人的诗篇，不是湖畔诗社诗人们那种专门描写爱的诗篇。当然，这段时间社会上也有少量的爱情诗作出现，这些爱情诗，虽也优美动听，但影响不大。1946年出现了李季的长篇叙事诗《王贵与李香香》，此诗写了王贵与李香香的爱情，可它不是单纯地描写青年男女的爱情，它更主要的是通过爱情来写革命。这个诗集从风格到内容，都是和湖畔诗人的诗作大不相同的。这个时期写爱情的诗少，象湖畔诗人那样大胆、坦率地告白恋爱的诗作几乎没有。因此，可以说从1925年以后，湖畔诗派式的诗作必然会衰落下来。研究湖畔诗派的文章也自然渐渐少了。

1949年到1976年的近三十年，评论文章更少了，只有五十年代出版的一本文学史上提到一、两句，无非是说“湖畔”诗社的诗为“健康的爱情诗”，“在当时就含有反封建的意义”之类过去早已说过的话。一九五七年出版的《应修人、潘漠华选集》中有冯雪峰的一篇《序》和曾岚的《应修人小传》，这两篇文章赞扬了应修人、潘漠华的革命精神，对于他们的诗作未作评论，此外，简直没有什么研究文

章了。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由于“左”的思潮影响，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四人帮”对文艺工作的破坏，文艺的百花园遭到了践踏，写爱情的作品被打入了十八层地狱，湖畔诗人的诗作当然也就变成了无人敢于问津的禁区了。

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社会主义文学事业得到了发展，从创作到研究都取得了很大成就。对湖畔诗社诗作的研究，也得到了重视。从1977年到1984年的七年中，研究湖畔诗社及其诗作的文章如雨后春笋。其中有湖畔诗社的见证人的追忆文章，如曾岚的《歌笑在湖畔》、刘延陵的《湖畔忆旧》等文，为研究者提供了宝贵的资料；有对湖畔诗社诗人的研究文章，如楼适夷的《诗人冯雪峰》、赵景深的《记旦如》等文，使读者对湖畔诗社诗人的战斗生活有了鲜明的印象。更可喜的是对湖畔诗社诗作的研究，比以往更加广泛、深入了。胡乔木在1979年一个诗歌座谈会上说，《湖畔》是一本“好诗集”，说“有些作品直到现在还是新诗历史上很可宝贵的财富”（注1）。这个见解得到许多诗歌研究者的拥护，之后，出现了不少长篇专论，如《论〈湖畔〉派的诗》、《论湖畔派的诗体探索》、《浅谈〈湖畔〉诗歌的艺术特点》等。有的结合诗作，不但具体分析了湖畔诗社诗人个人特点，而且还分析了他们作为一个流派的共同特点；有的论述了湖畔诗社诗人在自由诗体上的成就，称湖畔诗社的诗人是属于“天足少女”群中的，是“彻底解放”的等。这些文章不仅从新的高度评价了湖畔诗社诗作的反封建精神，而且对它们的艺术形式也进行了探讨，在论点的鲜明和说理的细致上，对湖畔诗社诗作的研究者，都是有启发的。显而易见，这一时期对湖畔诗社诗作的研究活跃起来了，也更深入了。

然而，对湖畔诗社诗作还有许多问题要探讨。如湖畔诗社的诗作大胆地歌唱了青年男女之间的真挚爱情，这在当时适应“五四”新

（注1） 见中国作家协会浙江分会1982年编印的《“湖畔诗社”资料集》第62页。

潮流，对提倡婚姻自由，反对封建主义，是有其积极的历史意义的；但是，湖畔诗社的诗有没有现实意义？现在还能不能写湖畔诗社那样的爱情诗？爱情诗对社会主义建设有没有积极作用？这些问题还是有待进一步认识。谁都知道自古以来人类就有性爱生活，有性生活，就有描写这种生活的作品，爱情生活自然成为诗歌的一个永恒题材。当然，把爱情描写得高于一切，是不妥当的，更不能玷污爱情，把高尚的爱情庸俗化。湖畔诗社的诗人，有把爱情看得过高的地方，是不足取的。但那些具有大胆、清新、明朗、朴实特色的爱情诗，是健康的。而纯洁健康的爱情诗，常常能促人向上，净化人的灵魂。今天人们正在进一步抵制和反对封建主义、资本主义腐朽思想的侵蚀，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纯洁和丰富爱情生活，爱情诗将在这一过程中得到发展。那么进一步研究湖畔诗派及其爱情诗，就不是没有益处的。

王训昭

1985年7月1日

目 录

前言	王训昭
介绍小诗集《湖畔》	仲 密 (1)
读《湖畔》诗集	朱自清 (2)
读了《湖畔》以后	旭 光 (6)
湖畔	冯文炳 (9)
王瑶对“湖畔诗社”的评论	(24)
关于“湖畔诗社”、“晨光文学社”的两种说法	易新鼎 (25)
论“湖畔”派的诗	陆耀东 (28)
歌笑在湖畔	曾 岚 (55)
湖畔忆旧	刘延陵 (58)
“湖畔诗社”始末	晓 冬 (61)
论“湖畔”派的诗体探索	范亦毫 (67)
浅谈“湖畔”诗歌的艺术特点	张效清 (83)
《蕙的风》序	朱自清 (95)
《蕙的风》序	胡 适 (97)
《蕙的风》序	刘延陵 (104)
读了《蕙的风》以后	胡梦华 (106)
《蕙的风》与道德问题	章洪熙 (113)
与胡梦华讨论新诗	于守璐 (116)

悲哀的青年·····	胡梦华 (119)
什么是不道德的文学·····	作 人 (121)
诗的“模仿”的问题·····	曦 洁 (124)
反对“含泪”的批评家·····	鲁 迅 (127)
《读了〈蕙的风〉以后》之辩护(一)(二)(三)·····	胡梦华 (129)
答胡梦华君·····	于守璐 (145)
《蕙的风》之赞扬者·····	宗白华 (151)
情诗·····	周作人 (154)
鲁迅对汪静之诗作的评论(一则)·····	(157)
评《寂寞的国》·····	朱 湘 (158)
鲁迅对汪静之诗作的评论(三则)·····	(160)
论汪静之的《蕙的风》(节录)·····	沈从文 (161)
《现代诗选》序(节录)·····	赵景深 (166)
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节录)·····	朱自清 (167)
不会衰老的恋歌(节录)·····	谢 冕 (168)
湖畔诗人汪静之和他的《蕙的风》·····	郑择魁 王文彬 (170)
诗人汪静之·····	曹聚仁 (180)
《应修人潘漠华选集》序·····	冯雪峰 (185)
应修人、潘漠华烈士和《支那二月》·····	丁景唐 (188)
新文学史上的两颗晨星·····	方顺景 何镇邦 (196)
《修人集》前言·····	楼适夷 (213)
秋夜怀若迦·····	冯雪峰 (217)
琐忆湖畔诗人潘漠华·····	江天蔚 (220)
诗人冯雪峰·····	楼适夷 (226)
冯雪峰简历及著作·····	曲 维 (233)